

劉夢得文集三十卷

（唐）劉禹錫撰

宋刻本。

框高十九·九釐米，寬十

三·七釐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存四卷（卷一至四）。

劉禹錫（七七二—八四二）字夢得，唐洛陽人，自言系出中山，乃指其郡望。《舊唐書》本傳說他是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人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該書提要說彭城是他的郡望，實則是中山無極（今屬河北）人。唐德宗貞元九年（七九三）擢進士第，又登博學宏詞科，官監察御史。以參與王叔文政治革新，貶朗州司馬，遷連州刺史。後以裴度薦召回，為太子賓客、檢校禮部尚書，世稱「劉賓客」。又因詠元都觀桃花，語涉譏刺，觸忤執政，復貶為播州刺史，由於裴度的說情，改為連州刺史。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七月卒，年七十一，贈戶部尚書。與柳宗元以文章為友，人稱「劉柳」。晚年與白居易唱和往來，號「劉白」。白居易曾集彼此唱和詩而序之曰：「彭城劉夢得，詩豪者也，其鋒森然，少敢當者，予不量力，往往犯之。」並說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（見《舊唐書》本傳）。可見劉詩在當時是很有影響的。《舊唐書》本傳還說劉禹錫「精於古文，善五言詩，今

體、文章復多才麗」。

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劉禹錫集》四十卷。可證在唐代劉夢得的集子就是四十卷的格局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七著錄《劉禹錫集》三十卷《外集》十卷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六著錄《劉賓客集》三十卷《外集》十卷，並謂：「《集》本四十卷，逸其十卷。常山宋次道哀輯其遺文，得詩四百七篇，雜文二十二篇，為《外集》。然未必皆十卷所遺。」宋次道者，宋敏求也。就是說宋次道所哀輯的《外集》十卷，不一定都是正集所逸十卷的內容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《劉禹錫集》三十卷《外集》十卷。與晁、陳所錄全同，表明劉氏文集進入宋代以後已佚去十卷，祇剩下三十卷。宋次道雖又哀輯劉氏詩、文編成《外集》十卷，但其內容並不一定與所遺十卷相同。因知宋刻三十卷本劉氏文集，當就是彼時所實存的傳本。此次所據以影印的這個宋蜀刻唐人文集本《劉夢得文集》當也是三十卷本，可惜今祇殘存四卷。

傳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兩個系統：一為十一行本，約刻於兩宋之際，今存駱賓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詰，日本還藏一種，凡四集；一為十二行本，約刻於南宋中葉，今存世者尚

有十九種，其中就包括三十卷本的《劉夢得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書中光宗趙惇御名「惇」字及嫌名「敦」字皆缺筆避諱，表明其刻已屆南宋中葉。勘核現存這個系統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體風格、印紙墨色如出一轍，因疑其為斷代總集叢刻之散出者。據程有慶考證，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五，出現了《唐六十家詩集》一名，但未說明由誰在什麼地方出版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稱：「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。」王楙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卒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（一二一三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叢書》分門類聚，鈎隱挾微，考證經史百家，下至騷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細大不捐。所記《唐六十家詩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經行世，當為親眼所見。陳振孫晚他三四十年，但卻是著名的目錄學家，其所謂「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」之說，絕非無稽之談。這就證明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的確刻過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楊士奇等核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，其卷十仍著錄兩部殘宋本《唐六十家詩》，說明歷史上確曾有過《唐六十家集》叢刻行世。這個問題一解決，現存宋蜀刻十二行本

系統唐人文集的版本問題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劉孟得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種，因此，此本亦可定為「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刻唐六十家集本」。

此本鈐有「翰林國史院官書」、「鐵琴銅劍樓」、「紹基秘笈」、「稽瑞樓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